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三十一回 展熊飛比劍定良姻 鑽天鼠奪魚甘陪罪

且說丁二爺到了院中，只見丫鬟抱著花瓶，換水插花。見了二爺進來，丫鬟揚聲道：「二官人進來了。」屋內月華小姐答言：「請二哥哥屋內坐。」丁二爺掀起繡簾，來至屋內，見小姐正在炕上弄針黹呢。二爺問道：「妹子做什麼活計？」小姐說：「鎖鏡邊上頭口兒呢。二哥，前廳有客，你怎麼進來裡面了呢？」丁二爺佯問道：「妹子如何知道前廳有客呢？」月華道：「方才取劍，說有客要領教，故此方知。」丁二爺道：「再休提劍，只因這人乃常州府武進縣遇傑村姓展名昭，表字熊飛，人皆稱他為南俠，如今現作皇家四品帶刀的護衛。哥哥已知道此人，但未會面。今日見了，果然好人品、好相貌，好本事，好武藝；未免才高必狂，藝高必傲，竟將咱們家的湛盧劍貶得不成樣子。哥哥說，此劍是另有個主兒的。他問是誰，哥哥就告訴他，是妹子的。他便鼻孔裡一笑，道：「一個閨中弱秀。焉有本領！」」月華聽至此，把臉一紅，眉頭一皺，便將活計放下了。丁二爺暗說：「有因，待我再激他一激。」又說道：「我就說：「我們將門中豈無虎女？」他就說：「雖是這麼說，未必真有本領。」妹子，你真有膽量，何不與他較量較量呢？倘若膽怯，也只好由他說去罷。現在老太太也在廳上，故此我來對妹妹說。」小姐聽畢，怒容滿面，道：「既如此，二哥先請，小妹隨後就到。」二爺得了這個口氣，便急忙來到前廳，在丁母耳邊悄悄說道：「妹子要與展哥比武。」話剛說完，只見丫鬟報道：「小姐到。」丁母便叫，過來與展爺見禮。展爺立起身來一揖。小姐還了萬福。

展爺見小姐莊靜秀美，卻是一臉的怒氣。又見丁二爺轉過身來，悄悄的道：「大哥，都是你褒貶人家劍，如今小妹出來，不依來了。」展爺道：「豈有此理？」二爺道：「什麼理不理的。我們將門虎女，焉有怕見人的理呢。」展爺聽了，便覺不悅。丁二爺卻又對小姐身後，悄悄道：「展大哥要與妹子較量呢。」小姐點頭首肯。二爺又轉到展爺身後，道：「小妹要請教大哥的武藝呢。」展爺此時更不耐煩了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劣兄奉陪就是了。」

誰知此時，小姐已脫去外面衣服，穿著繡花大紅小襖，繫定素羅百折單裙，頭罩五色綾帕，更顯得娥媚娉婷。丁二爺已然回稟丁母，說：「不過是虛要假試，請母親在廊下觀看。」先挪出一張圈椅，丁母坐下。月華小姐懷抱寶劍，搶在東邊站定。展爺此時也無可奈何，只得勉強挽袍挽袖。二爺捧過寶劍。展爺接過，只得在西邊下首站了。說了一聲「請」，便各拉開架式。兆蘭兆蕙在丁母背後站立。才對了不多幾個回合。丁母便道：「算了罷。劍對劍俱是鋒銳，不是頑的。」二爺道：「母親放心，且再看看。不妨事的。」

只見他二人比並多時，不分勝負。展爺先前不過搪塞虛架。後見小姐頗有門路，不由暗暗誇獎，反到高起興來。凡有不到之處，俱各點到，點到卻又抽回，來來往往。忽見展爺用了個垂花式，斜刺裡將劍遞進，即便抽回，就隨著劍尖滴溜溜落下一物。又見小姐用了個風吹敗葉式，展爺忙把頭一低將劍躲過。才要轉身，不想小姐一翻玉腕，又使了個推窗擲月勢，將展爺的頭巾削落。南俠一伏身跳出圈外，聲言道：「我輸了，我輸了。」丁二爺過來，拾起頭巾，擲去塵土。丁大爺過來撿起先落下的物一看，卻是小姐耳上之環。便上前對展爺道：「是小妹輸了，休要見怪。」二爺將頭巾交過。展爺挽髮整巾，連聲贊道：「令妹真好劍法也！」丁母差丫鬟即請展爺進廳。小姐自往後邊去了。

丁母對展爺道：「此女乃老身姪女，自叔叔孀孀亡後，老身視如親生兒女一般。久聞賢姪名望，就欲聯姻，未得其便；不意賢姪今日降臨寒舍，實乃彩絲繫足，美滿良緣。又知賢姪並無親眷，又請誰來相看，必要推諉；故此將小女激誘出來比劍，彼此一會。」丁大爺也過來道：「非是小弟在旁不肯攔阻；皆因弟等與家母已有定算，故此多有褻瀆。」丁二爺也陪罪道：「全是小弟之過。惟恐吾兄推諉，故用激將詭計誑哄仁兄，望祈恕罪。」展爺到此時，方才明白。也是姻緣，更不推辭，慨然允許。便拜了丁母，又與兆蘭兆蕙彼此拜了，就將巨闕湛盧二劍彼此換了，作為定禮。

二爺手托耳環，提了寶劍，一直來到小姐臥室。小姐正自納悶：「我的耳環何時削去，竟不知道，也就險得很呢。」忽見二爺笑嘻嘻的手托耳環，道：「妹子耳環在這裡。」擲在一邊。又笑道：「湛盧劍也被人家留下了。」小姐才待發話。二爺連忙說道：「這都是太太的主意，妹子休要問我。少時間太太便知。大約妹子是大喜了。」說完，放下劍，笑嘻嘻的就跑了，小姐心下明白，也就不言語了。

丁二爺來至前廳，此時丁母已然回後去了。他三人從新入座，彼此說明，仍論舊交，不論新親。大爺二爺仍呼展爺為兄，脫了俗套，更覺親熱。飲酒吃飯，對坐閒談。

不覺展爺在萊村住了三日，就要告別。丁氏昆仲那裡肯放。展爺再三要行。丁二爺說：「既如此，明日弟等在望海臺設一席。你我弟兄賞玩江景，暢敘一日。後日大哥再去，如何？」展爺應允。

到了次日飯後，三人出了莊門，往西走了有一里之遙，彎彎曲曲，繞到土嶺之上，乃是極高的所在，便是丁家莊的後背。上面蓋了高臺五間，甚是寬闊。遙望江面一帶，水勢茫茫，猶如雪練一般。再看船隻往來，絡繹不絕。郎舅三人觀望江景，實實暢懷。不多時，擺上酒肴，慢慢消飲。正在快樂之際，只見來一漁人在丁大爺旁邊悄語數言。大爺吩咐：「告訴頭目去辦罷。」丁二爺也不理會。展爺更難細問，仍然飲酒。遲不多時，又見來一漁人，甚是慌張，向大爺說了幾句。此次二爺卻留神，聽了一半，就道：「這還了得！若要如此，以後還有個規矩麼？」對那漁人道：「你把他叫來我瞧瞧。」

展爺見此光景，似乎有事，方問道：「二位賢弟，為著何事？」丁二爺道：「我這松江的漁船原分兩處，以蘆花蕩為界。蕩南有一個陷空島，島內有一個盧家莊。當初有盧太公在日，樂善好施，家中巨富。待至生了盧方，此人和睦鄉黨，人人欽敬；因他有爬桿之能，大家送了他個綽號，叫做鑽天鼠。他卻結交了四個朋友，共成五義；大爺就是盧方。二爺乃貴州人，名叫韓彰，是個行伍出身，會做地溝地雷，因此他的綽號兒叫做徹地鼠。三爺乃山西人，名叫徐慶，是個鐵匠出身，能探山中□八孔，因此綽號叫穿山鼠。至於四爺，身材瘦小，形如病夫，為人機巧伶俐，智謀甚好，是個大客商出身，乃金陵人，姓蔣名平，字澤長，能在水中居住，開目視物，綽號人稱翻江鼠。惟有五爺，少年華美，氣宇不凡，為人陰險狠毒，卻好行俠作義，——就是行事太刻毒，是個武生員，金華人氏，姓白名玉堂，因他形容秀美，文武雙全，人呼他綽號為錦毛鼠。」展爺聽說白玉堂，便道：「此人我卻認得。愚兄正要訪他。」丁二爺問道：「大哥如何認得他呢？」展爺便將苗家集之事迹說一回。

正說時，只見來了一伙漁戶。其中有一人怒目橫眉，伸出掌來，說道：「二位員外看見了。他們過來搶魚，咱們阻攔，他就拒捕起來了。搶了魚不算，還把我削去四指，光光的剩下了一個大拇指頭。這才是好朋友呢！」丁大爺連忙攔道：「不要多言。你等急喚船來，待我等親身前往。」眾人一聽員外要去，忽的一聲，俱各飛跑去了。展爺道：「劣兄無事，何不一同前往。」丁二爺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三人下了高臺，一同來至莊前，只見從人伴當伺候多人，各執器械。丁家兄弟展爺俱各佩了寶劍。來至停泊之處，只見大船兩隻預備二位員外坐的。大爺獨自上了一隻大船，二爺同展爺上了一隻大船，其餘小船，紛紛亂亂，不計其數，竟奔蘆花蕩而來。

才至蕩邊，見一隊船皆是蕩南的字號，便知是搶魚的賊人了。大爺催船前進，二爺緊緊相隨。來至切近，見那邊船上立著一人，兇惡非常，手托七股魚叉，在那裡靜候廝殺。大爺的船先到，便說：「這人好不曉事。我們素有舊規，以蘆花蕩為交界。你如何擅敢過蕩，搶了我們的魚，還傷了我們的漁戶？是何道理？」那邊船上那人道：「什麼交界不交界，咱全不管。只因我們那邊魚少，你們這邊魚多，今日暫且借用。你若不服咱，就比試比試。」丁大爺聽了這話，有些不說理，便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人道：「咱叫分水獸鄧彪。你問咱怎的？」丁大爺道：「你家員外，那個在此？」鄧彪道：「我家員外俱不在此。此一隊船隻就是咱管領的。你敢與咱合氣麼？」說著話，就要把七股叉刺來。丁大爺才待拔劍，只見鄧彪翻身落水，這邊漁戶立刻下水，將鄧彪擒

住，托出水面，交到丁二爺船上。二爺卻跳在大爺船上，前來幫助。

你道鄧彪為何落水？原來大爺問答之際，丁二爺船已趕到，見他出言不遜，卻用彈丸將他打落水中。你道什麼彈丸？這是二爺自幼練就的。用竹板一塊，長夠一尺八寸，寬有二寸五分，厚五分，上面有個槽兒，用黃蠟鐵渣子團成核桃大小，臨用時安上。在數步中打出，百發百中。又不是彈弓，又不是弩弓，自己纂名兒叫做竹彈丸。這原是二爺小時頑耍的小頑藝兒，今日偌大的一個分水獸，竟會叫英雄的一個小小鐵丸打下水去咧。可見本事不是吹的，這才是真本領呢。

且言鄧彪雖然落水，他原是會水之人，雖被擒，不肯服氣，連聲喊道：「好呀，好呀！你敢用暗器傷人，萬不與你們干休。」展爺聽至此句，說用暗器傷人，方才留神細看，見他眉攢裡腫起一個大紫包來，便喝道：「你既被擒，還喊什麼！我且問你，你家五員外他可姓白麼！」鄧彪答道：「姓白，怎麼樣？他如今已下山了。」展爺問道：「往那裡去了？」鄧彪道：「數日之前上東京，找什麼「御貓」去了。」展爺聞聽，不由得心下著忙。

只聽那邊一人嚷道：「丁家賢弟呀！看我盧方之面，恕我失察之罪。我情願認罪呀。」眾人抬頭，只見一隻小船飛也似趕來，嚷的聲音漸漸近了。展爺留神細看來人，見他一張紫面皮，一部好鬚鬚，面皮光而生亮，鬚鬚潤而且長，身量魁梧，氣宇軒昂。丁氏兄弟也執手道：「盧兄請了。」盧方道：「鄧彪乃新收頭目，不遵約束，實是劣兄之過。違了成約，任憑二位賢弟吩咐。」丁大爺道：「他既不知，也難譴責。此乃無心之過也。」回頭吩咐將鄧彪放了。這邊漁戶便道：「他們還搶了咱們好些魚罟呢。」丁二爺連忙喝住：「休要多言！」盧方聽見，急急吩咐：「快將那邊魚罟，連咱們魚罟俱給送過去。」這邊送人，那邊送罟。盧方立刻將鄧彪革去頭目，即差人送往府裡究治。丁大爺吩咐：「是咱們魚罟收下。是那邊的俱各退回。」兩下裡又說了多少謙讓的言語，無非論交情，講過節。彼此方執手，各自歸莊去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